東華錄

東華錄卷之二十五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雍正元年正月先是河南武陟縣馬營口河決副都御史牛鈕侍講齊蘇勒奉　旨前往堵築牛鈕等議于黃河北岸自沁河堤至詹家店十八里無堤處接築遙堤以資捍禦河南巡撫楊宗義以沁黃並漲時水無所洩恐致衝決不若仍留空隙以備宣洩至是河督陳鵬年奏現在河勢奔趨較前情形不同無堤攔束亦屬可虞請如牛鈕等議從之

上諭大學士等國家養育人材首重翰苑必當立品端方居心敬慎方爲不愧官箴聞有僥倖之徒罔肯結黨營私至科場年分互相援引請託遇謹守之人畏怯不肯通用作弊反羣相排抵飛語誣陷此風斷不可長著大學士張鵬翮尚書田從典徐元夢左都御史揆敘侍郎張伯行李紱會同掌院學士將翰林院詹事府等官不安本分有玷官箴者查明勒令解退回籍毋得徇情　吏部遵　旨議各教職俱以舉人恩拔副榜廩生挨貢補用其捐納人員教諭改以縣丞訓導改以主簿用從之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外間匪類揑造流言謂朕鍾愛
十六阿哥令其承襲莊親王爵承受其家產朕爲君上何
必藉承襲莊親王以加厚于十六阿哥乎且如皺遛一人
即謂朕報復舊怨擢用一人又謂朕恩出于私今諸王大
臣俱在朕所所用佛格永泰等何私之有勒什亨險邪小人
伊父蘇努係七十之黨結爲死生之交七十等朋比爲奸
搖惑人心擾亂國政朕于蘇努父子宥其罪戾叠沛恩施
封蘇努爲貝勒授勒什亨爲領侍衛內大臣御前行走亦
冀其感恩悛改豈知伊等仍然結黨營私庇護貝子允禟

代爲支吾巧飾將朕所交之事顛倒錯謬又朕諸兄弟家有奸惡太監數人種種引誘其主若明正其罪則牽連伊主之處甚多朕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將此輩發往遐方曾諭勒什亭曰此不過懲治家人不必記在檔案而勒什亭顯悖朕旨記載檔案勒什亭著革職發往西寧跟隨允禟効力又我朝舊例行軍必派王公前將貝子允禟派往駐扎西寧此不過爲遷媚起見而允禟怨恨不肯起程奏云俟過百日又云俟陵寢回來屢次推諉試問何心再允禟太監何玉柱而使有家貲數十萬伊府管領用一漢給

事中泰道然豈非欲耀內廷太監以財利而邀外廷漢人之稱與乎如此作爲朕並未革其貝子所懲治者特一二奸惡之太監耳而遽謂朕凌逼弟輩揚言無忌悖亂極矣爾等諸臣理宜感發天良翼贊朕躬乃爲職分如不忍皇考六十餘年之教養深恩不感戴朕保全寬宥之意妄生事端干犯法紀斷不寬宥　總管內務府事莊親王允祿等言順貞門爲內廷禁近之地請將旗下護軍更換令內府護軍等看守並於內府三旗內每旗補放統領一員定爲三品從之

命在京部院衙門復行三年考察之例　副將軍阿喇納奏羅卜腦兒屬人古班爾等率領哈喇庫不薩達克圖哈喇和蘇三處戶口一千餘人投誠　二月福州將軍宜兆熊疏言臣抵任年餘練兵整械査駐防四旂及臣標兩營所用盤礮皆係三段續成經久必壞又子母礮祇十八年現捐造盤礮千九百六十一　桿子母砲二位以資操演上以捐貲過多諭曰向後四旂兩營若有應行增造軍器不必捐貲宜動用公項爲之　命撤四川駐藏官兵　年羹堯言打箭爐之外中渡河口係通西藏要隘請將守備移

既建昌所屬越嶲衛地方麥潤請改設遊擊彈壓從之
四月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湖廣素稱俗澆民刁兵驕吏
玩細究其故皆由文武大員向所屬官弁索取陋規節禮
州縣必至橫征私派武弁必至虛兵冒餉兵民挾此逞奸
員弁不敢過問臣今嚴行禁革不許文官有私派武弁有
扣尅之弊庶兵民不得借詞逞私驕悍之習舉可默化潛
消再兩湖南方鹽價逐漸增長窮民每興嗟怨探厥所由
各官多貪鹽規商人借此長價即如總督衙門鹽規漸次
加至四萬從前一錢一包之鹽今則分然昂貴至一錢五

六分不等臣今盡革鹽規令商人減價出售以惠窮民俾地方漸有起色至于厰禁宵宦富室囤積止令商販往來俾米價漸平與力行保甲稽查匪類等件皆臣職分應行之事不敢一一瑣陳　旨覽爾所奏朕深嘉悅在他人猶听其言而觀其行至于尒則信而不疑斯乃全楚地方否極而泰之機也　福建巡撫黃國材疏稱本朝定例自順治八年奉有熱審減等之例遵行甚久康熙四十三年停止熱審蓋恐罪人希冀減等拖延時日不無貿緣賄縱之弊但近年來夏月必特沛恩綸暫釋刑具臣見閩廣下濕

監化之苦殷甚伏思
皇上愼重民命直省讞案必親加詳察多一矜全即多一爲
宜復執成例準減等如慮延挨倖免則嚴飭各官按限
完結毋任胥吏作弊遲延庶囹圄悉蒙寛恤之仁矣
上嘉納之　命怡親王總理戶部事務
上諭侍讀學士等曰用文鏡致祭華岳回京朕詢彼經過
地方情形與百姓生理據奏山西平定州壽陽縣徐溝縣
祁縣等處雨澤歉少民計維艱汾州府屬雨未霑足地方
官現在征比錢糧夫巡撫以撫綏地方爲職今平定等處

飢饉並未奏請賑濟緩征乃反行催科小民何以存濟此皆伊錚去年曾奏得雨今欲掩飾前言甚屬不合卽命田文鏡會同巡撫音德速行賑濟務使得所　封十七阿哥允禮爲多羅果郡王　五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直隸從前虧空許州縣歲之所餘積累塡補二年督令清理奉

上諭州縣官令少從容不虞匱乏方可責其盡心撫字少有餘貲亦可自爲地方興利之舉何可勒令爲他人補苴虧缺耶

上諭翰林院曰凡部院衙門俱有司官專管定稿說堂筆

帖式專管繙繹所官專管收發文書翰林院衙門亦有錢
粮出入陞遷議敘並各衙門文移往來事務煩瑣関係匪
輕乃俱出自筆帖式與繙譯所之手豈得保無弊端嗣後于
俸淺編檢內擇才守優長者滿漢各二員充作司官專主
定稿說堂庶小吏不得作弊而衙門肅清所委充司官之
編檢果實心任事辦理公敏掌院學士據實奏聞加以殊
恩
湖廣總督楊宗仁摺薦廣東南海縣知縣宋瑋陞補
湖南寶慶府知府廣州左衛守備范宗堯改 補湖北漢陽
縣知縣

上諭隔省題官實屬越例假若别省賢員彼督撫不行摺薦者倘將情節聲明咨奏則可今因初次姑從爾請後勿踵行

諭此番係特恩加科士子有因迴避不曾應試者殊屬可憫卽令派出檢閱落卷大臣擬題奏請于內閣考試擇取四卷并落卷中之前二名俱取中爲舉人

二十二日庚子

仁壽皇太后不豫　辛丑崩於永和宮

諭總理王大臣等貝子允禵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

惟欲慰
皇妣皇太后之心着晉封爲郡王伊若從此改悔朕自叠
沛恩澤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允禵來時著將此旨傳
諭之　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俸工一項乃朝廷祿養官
役之恩豈可任意飭捐以塡貪壑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
捐已經十有餘年總無分厘給發責成官役枵腹辦事焉
能禁其不需索閭閻今自雍正元年起一切官役應支俸
工俱令各照額編支領俾均沾實惠從前凡有公事無一
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臣通長計算但令州縣于

所得加一耗羨內節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之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近奉部文又將解部餘平一分恩賜免解承辦公事更得有餘況節禮陋規槩行禁革則州縣亦易于補苴從前虧空矣得
旨所言全是一無瑕疵勉之　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爲王爵　湖廣總督楊宗仁以病疏請以子翰林道楊文乾隨任終養　詔加文乾按察使銜馳驛速赴並遣御醫診視　七月雲南巡撫楊名時疏言巡撫衙門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所有鹽規五萬二千兩除留爲恤灶修井

用外尚餘四萬六千兩為臣供用累年供應在藏官兵軍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為畏途臣曾將所得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報倒斃牛馬等項各奏明在案臣更有請者若藏名既撤費用簡省乞將鹽規準留若干與臣衙門充用其餘以供公用得

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惟視秉心何如耳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固不可朘削以困民亦不可矯激以沽譽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于拮据窘

乏殊失封疆之休非朕意也必使兵民溫飽官弁豐足督
撫司道亦皆饒裕乃朕所願是在爾等揆情度理而行之
其是與否自難逃朕之鑒照也　年羹堯疏請于布隆吉
爾建城駐兵從之　湖廣督楊宗仁疏言湖北糧道管理
全省漕運兵糈一歲中計有半年公出舊設驛鹽道管全
省驛遞號船應付勘合火牌淮鹽到楚盤驗稽私督運額
銷引目職守迥異康熙五十八年依前督臣滿丕奏以驛
鹽道歸併糧道似未妥協請復設以專責成下部議行
八月以兩廣總督楊琳專管廣東總督事務陞廣西巡撫

孔毓珣爲廣西總督仍管巡撫事　大學士等言江西山東所產麥穀皆兩歧漢穗獨麥一幹四穗內池蓮房同莖分帶諸瑞疊呈實皆
皇上聖德之所感召請宣付史館下部從之　江西撫裴率度奏擒獲寧州銅鼓營奸細請嚴搜捕得　旨此等匪類固不容姑息亦不宜急廹若涉因循恐漸至滋蔓若不辨奸良又恐驚衆激成事端但須整理營伍百姓自畏威懷德此一二匪類何難消弭全在大吏相机而行實心任事也　福撫黃國材疏言章服爲等威所繫況物力艱難

尤當愛惜臣歷任外吏目睹地方淳樸者頗多殷實奢靡
者必至貧寒近年八旂風俗奢靡衣服貴賤相同請嚴禁
僭越杜絕奢華白丁下賤人等止許服黑色布疋不得用
綾羅紬緞及各種細毛違者重治其罪
上曰此奏切中時病奢僭之弊朕亦稔知但陋習因循一
旦遽然禁止若非立法嚴峻有犯無赦不能使之永遠遵
奉揆之于畢移風易俗宜漸不宜驟究以從容不迫爲貴
爾等姑且徐徐勸導倘仍不改革然後嚴爲定例以法繩
之可耳　侍郎牛鈕疏禁官兵人等服用五爪龍下部議

行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王大臣及文武諸臣入諭曰朕自
御位以來念
聖祖付託之重安可忘忽不為長久之慮當日
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尚幼
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
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于匣內置之乾清宮
正中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宮中最高之處

以偺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 總理王大臣等遵 旨
議奏羅卜藏丹津久懷異志糾衆盟誓
皇上念伊祖顧實汗恭謹効順不即加罪特遣侍郎常壽
諭以利害前往和解羅卜藏丹津並不聽常壽之言欲與
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交戰又與望汗號又私稱爲達賴
混台吉殊屬悖逆現今伊欲往察罕丹津處爭戰應調西
寧之兵俟羅卜藏丹津渡黃河時于渡口邀截其後至松
潘兵丁請令提督岳鍾琪帶領前往就近應援其西路軍
務應行文年羹堯詳加定議辦理從之 常壽奏親王戴

青利硇齊察學丹津領兵與羅小藏丹津相持勢難抵敵率妻子屬人來至河洲老鴉關外臣卽令其進邊居住報聞

先是上杭縣奸民温上貴往台灣從朱一貴得偽元帥劄付及木刻偽印仍還上杭縣將煽誘其鄉人從賊鬧朱一貴伏誅遂竄江西潛結棚匪數百人謀掠萬載縣城知縣施昭庭調集鄉勇同營汛官兵勦捕擊斃三百餘人生擒温上貴與其黨十數人並正法于是大學士白潢尚書張廷玉各條奏禁戢棚匪策勅督撫詳議閩督滿保疏言閩浙兩省棚民以種蔴種靛種烟造紙燒炭爐鐵等項

為業奸良不一介地鄰出結互棚長連環互結若有為匪
不法事踪跡可疑而弗首報者依律連坐自不敢容隱州
縣官于農隙時徧履各棚稽察如始勤終怠約束不嚴卽
劾罷之遇有棚民之州縣缺出於通省揀選才守兼優之
員調補則治法與治人咸收實效矣下部議行　九月
上諭順天府尹鄉飲酒禮敬老尊賢之古制近因年久視
爲具文筵宴亦多草率尓衙門應加謹舉行　戶部議直
撫李維鈞請將丁銀攤入田糧之內應于雍正二年爲始
造册征收　除浙江紹興府隋民丐籍　湖督楊宗仁疏

言襄陽府屬之樊城鎮五方雜處商賈輻輳奸宄易以潛蹤請移襄陽同知駐樊城彈壓從之又言清淨盜源稽覺窩賭窩逃法莫善于力行保甲臣到任後即通飭所屬合紳衿兵役與齊民一體鱗次挨編保甲不許脫漏一戶聯絡守望百姓稱便誠恐州縣奉行不得法令專委本管道員稽查如有未盡合法之州縣即令指示照式編次擇其善者另予優獎得 旨此奏甚好凡舉行一法必示以勸懲方期有效耳 雲督高其倬疏言雲貴兩省土司承襲向有陋規上下衙門每因文結舛錯借端需索若果臣已

嚴行禁革並請嗣後咨部文冊內數字舛錯無甚關係者
免其駁換于疏內代爲聲明庶承襲事易結掯索弊除得
旨嘉獎 十月年羹堯奏青海羅卜藏丹津猖狂臣領
兵自甘州起程於本月初間至西寧 旨以年羹堯爲撫遠
大將軍前鋒統領素丹提督岳鍾琪爲叅贊弁敕授方畧
年羹堯奏臣奏調乂木多總兵周瑛截羅卜藏丹津往
藏後路但恐其遁移魯烏蘇等處請令富寧安調都統穆
森往吐魯番駐防調吐魯番副將軍阿喇納帶兵二千由
噶斯一路截殺報聞 年羹堯奏十月厄魯特二千番賊
一千圍我鎮海堡都統武格叅將宋可進等大敗之殺傷

六百餘人擒叛逆囊素阿旺丹津　又奏羅卜藏丹津兵
五千攻入西寧之南川口遂圍申中堡守備馬有仁泰將
未可進遊擊元繼尹等擊走之　又奏賊一千餘據北川
新城守將馬成龍及援將王嵩未可進破走之又逃混番
人助賊臣調兵攻破最險之碁子山茨爾溝一處斬獲甚
衆擒兒爾布及謝爾蘇賊首正法　旨嘉獎　又奏招撫
西寧下北塔三十村庄回目又勦上北𨻶賊衆擒其頭目
正法　又奏厄爾特賊衆刦奪我新城堡等處殺我守備
李國璡外委馮光永肆行擄掠臣調總兵黃喜林等往勦

殺傷奇嘉寺逆賊五百餘喇嘛番子一千餘擒賊目七名器械牲畜無算　部議廣西督孔毓珣言粵西地方邊遠商本無多以致誤課誤鹽民憂淡食請動藩庫銀六萬兩令鹽道委員辦理官運官銷行之三年可以酌減鹽價從之　年羹堯奏進勦青海五事一請選陜西甘肅四川大同榆林綠旂兵及外藩蒙古兵萬九千令鍾琪等分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爾四路進勦一防守西寧永昌布隆吉爾巴塘裏塘黃勝關察木多諸邊口一除歸化城張家口所買馬駝外請太僕寺撥孳生馬三千巴里坤選駝

二千赴軍備用一貯備軍糧仰以臣在西安時預買米六萬石充運一請以景山所製火器給軍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如所請　十月敘平郭羅克功晉年羹堯一等公　十二月年羹堯奏參將孫繼宗遊擊孫超節副將潘之善戰敗賊于布隆吉爾　雲督高其倬疏言寓貴魯魁山土目楊方普李四姓糾眾剽掠不聽約束本年十月內其首方景明等率猓夷數百殺元江猓目施和何樊其寨臣遣兵分勦擒景明及猓夷三百二十六名分別正法報聞　山西巡撫諾岷疏言州縣錢糧屢經盤查一時難窮底裏現

查出虧空尤甚者指名叅奏其餘各州縣須通行調任令將倉庫互相盤查方能徹底澄清又言前任撫臣音泰奏無抵虧空各員均革職留任奈不行補完益增虧空應同現查出虧空各員請革職者一併勒令離任嚴審查追俱如所請行又疏言山西各營官兵不敷月糧例係折給自行採買奈遇歲歉收今夏米價更昂應照時價酌議寛秋二季米價太原蒲州大同各營每石折給銀一兩二錢平陽汾州各營一兩五錢右衛殺虎口各銀一兩一錢暫增數月糧價官兵大有裨益部議駁 特旨允行 革允

祹履郡王在固山貝子上行走以封後並不感激効力也

浙閩總督滿保奏西洋人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効力外餘俱安插澳門天主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從之

冊立嫡妃那拉氏為皇后

雍正二年正月年羹堯奏侍郎常壽棄西寧往青海為羅卜藏丹津所獲旋放歸筆帖式多不濟死之

上以羅卜藏丹津負國叛賊斷不可宥授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命年羹堯趣令討賊　命兩白旗蒙古都統武

將總管殺虎口至阿尔泰一路軍營事務

上諭內閣廣東總督楊琳辦理鹽務以來聞將窮民生理盡行覇佔百姓怨憤夫錢糧雖屬緊要當為百姓存留微利養生若旣為錢糧起見又圖自已取利絲毫不與百姓使窮民失所成羣竊盜其害較缺欠錢糧為更大矣務須謹慎廉潔從公辦理方為稱職不可只為錢糧起見不顧百姓凛之愼之　年羹堯奏本年正月西寧東北郭隆寺衆喇嘛忽聚兵拒戰臣遣岳鍾琪同前鋒統領蘇丹副都統覺羅伊禮布等進勦賊衆迎敵于哈拉直溝我軍奮擊

斬殺數千據其三嶺燬其十寨隨沿途燬其七寨焚居室七千餘所次日抵郭隆寺前後斬傷六千燬其寺隨將達克瑪胡上克圖正法　湖廣總督楊宗仁疏言九社倉實係美政臣與各官加意講求先擇地建倉然後勸捐穀本出納听民自主不許官吏會計侵肥並立獎𢘽尚義之典士民咸踴躍爭先江夏武昌蒲圻等二十七州縣各建倉三五十所不等約其捐穀本將三十萬石𢦤驗已著臣又傳湖南循此成法施行　旨據奏社倉一事于各省中尔先成創始之功殊可褒嘉　河南巡撫石文焯疏言豫省各

累虧空追比年久無可変賠者自今爲始將臣衙門所有司道規禮府州縣節禮及上下各衙門一切節壽規禮盡行革除以杜州縣藉口之端以塞上司勒索之路遵例令各知府遴委賢員將州縣錢糧封驗眼同拆封將正項卽行起解使經征官絲毫不能侵挪所有耗羨每兩約一錢三分通計全省耗羨銀四十萬兩有奇除各官酌量給以養廉及各項雜用公費悉于此支給外每年約餘耗羨銀十六萬兩解貯司庫彌補虧空及辦公之用至各官俱有養廉足資上司不至苛求屬縣不至挪移庫項勒索之弊

除而公祭亦長無缺矣
上嘉納之　諭刑部纂奏本內有罪應割筋者定例固然但割後即成廢人理宜審慎嗣後滿洲人有犯此罪之奏另行具奏　禮部遵旨請於現任直定知府朱之璉一支揀選引見擇取一人隨差官同往祭告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春秋二祭是明前往從之　二月封明裔知府朱之璉為一等侯世襲旗內人丁入正白旗　年羹堯奏撫岳鍾琪疏報二月初八日領兵出口至烏蘭博爾克賊人逃散隨三路追剿岳鍾琪至伊克哈爾吉擒獲阿爾布坦

溫布總兵黃喜林擒獲巴珠尔阿拉布坦溫布總兵克拉布坦並其叔伊克拉布坦收撫逃散部落　尚書勵廷儀請團練民壯於每州縣選取五十名分習器械尤壯者拔爲頭役

旨此奏甚好著嚴諭各省督撫實心奉行　年羹堯奏臣分涼莊道蔣泂率兵分五路進勦石門寺殺死喇嘛番賊六百餘人燬寺而還　吏部侍郎黃叔琳奏兵糧撥運支給俱布政司糧道爲政先期打點方撥臨近標營不卽撥遠汛加征運費輸輓累民兵丁嗷嗷待哺請標營汛地各

有定所屯衛征收亦有定額乞諭督撫確查兵數先儘本州縣衛所額米撥給不敷再予附近州縣撥運庶兵無苛擾兵獲飽騰下部議行　刑部議五台山喇嘛鎖吶木元旦強姦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詈拒至夜忿縊應建坊入祠喇嘛犯姦應比光棍為首例斬立決著爲令從之

三月山西巡撫諾岷疏言太原平陽二府所轄州縣居遍省三分之二地方遼濶經年不能周其地是以從前屬空知州毫無覺查今細察輿圖莫若照直隸州之制分轄請

將太原府屬之樂平孟縣壽陽分隸平定州定襄靜樂分隸忻州五台崞縣繁峙分隸代州河曲興縣分隸保德州平陽府屬之臨晉榮河萬泉猗氏分隸蒲州安邑夏縣平陸芮城垣曲分隸解州太平襄陵稷山河津分隸絳州蒲縣鄉寧分隸吉州大寧汾西永和分隸隰州一經分理則太原平陽所隸州縣各止十一地近則易周粮少則易核不惟廢弛之弊可杜即刑名詞訟亦簡而易理至直隸州各有倉庫向無專責恐致侵挪請將蒲州解州吉州絳州隰州錢粮就近令河東道盤查平定忻州代州保德州錢

糧令雁平道盤查其舊設之潞州遼州沁州錢糧令糧驛道盤查如通同隱匿失察照議處加府例處分又言山西掌印都司專管屯糧兼轄衛所今衛所議裁錢糧州名原屬布按二司兼理請將該都司省領經歷裁汰均如所請行　河撫石文焯奏請將捐穀耗羨銀兩收存司庫留充公用奉

上諭耗羨存庫不過暫寄以備地方公用必不可歸入錢糧之內凡此羨餘概不得牽混正項國家經費自有常額若將此入正項爾等羨餘必仍另取不特名實相違且恐

移東就西反致滋弊　江南提督高其位奏言松江之泖湖澱湖淀湖港汊叢雜江浙錯壤與太湖毗連經兩省督撫與臣委官勘議防奸法計松江所屬通船要口一百十三處行椿立柵以時啟閉官捐工料百姓樂趨事將次告成奏入　諭以權宜措施必無礙商民乃善　年羹堯奏臣遣岳鍾琪率大軍往剿青海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阿爾泰哈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巴吉查等並男女牛羊無數於烏蘭穆和兒隨分兵至烏蘭白克擒獲吹拉克諾木齊札錫敦多卜並男女無數及助亂之八台吉亦俱

傍犍羅卜藏丹津黨一百餘人逃竄潛匿青海平進年羹
堯一等公再給一子爵令其子斌襲其父年遐齡如羹堯
爵加太傅銜授岳鍾琪三等公餘賞給有差　命原任將
軍宗查布駐劄殺虎口至阿爾泰一路軍台并辦理遷移
台站事務　遣使勅諭準噶爾台吉策妄拉布坦　年羹
堯奏阿拉布坦蘇巴泰等沿路搶奪臣令總兵孫繼宗將
進剿追敗之于推墨爾賊盡棄其牲畜止率妻子逃去　江
西巡撫裴𢓴度摺奏湖口關稅羨餘應歸部奉[illegible]
准　年羹堯奏官兵敗賊于梭羅木及木[illegible]

爭扎木素遣走濟木巴台吉斬之　年羹堯奏今策妄阿拉布坦恭順遣使雖事屬未完而兵可暫撤請於巴爾爾吐魯番哈密布隆吉爾寧夏賀蘭山之外等處駐兵餘俱撤回原處議從之

東華錄卷之二十五終

東華錄卷之二十六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雍正二年四月以青海平定遣官祭告　諸陵　兵部參
奏允禵等使口外不肯前往揑稱有旨竟在張家口居住
得
旨廉親王允禩議奏尋允禩議應行文仍令允禵前往差
遣之處得
旨再議允禩又議應革去多羅郡王交宗人府永遠禁錮
奏

上諭允禩卑鄙性成行止妄亂抑且秉性陰險詭譎[illegible]
且廉親王所奏或出至誠或蓄他志在朕猶自遲疑未信
此事惟賴諸王公大臣公忠辦理著速議奏尋議革去郡
王永遠禁錮奉
上諭允禩之事交與允禟者特以觀其何如處置向來允
禩允禟允䄉等俱聽允禩指示即便遵行故朕望允禩致
誨伊等使之改過乃不但不行教誨反激成伊等妄爲欲
朕將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豈知此等無恥無識乖戾
犯法之弟治之以罪適足以昭朕無私之善政何得之有

朕今施以恩澤而不知感喻以法令而不知懼朕自當明
罰勑法雖係兄弟亦難顧惜諸王大臣應將允祉素行與
今此所作之罪明白指陳或照允禩所議治罪或加等減
等之處請旨定奪　年羹堯奏侍衛達鼐等領兵擒獲剛
布請車陵台吉于布哈色布蘇　平定青海將造逆惡首
吹拉克諾木齊阿不布坦溫布藏巴札布三人檻送來京
獻俘
太廟　宗人府參奏貝子允禟差往西寧居住擅自遣人
往河洲買草踏看牧地抗違軍法肆行邊地得

旨允禵革去貝子撤去佐領之處俱著加恩寬免　欽此　年羹
堯奏臣遣副將岳超龍等攻取河洲口外鐵布等四十一
寨勦服三十七寨擒獲無算
上諭王大臣等允禵不肯前往奉差地方並不請旨私自
回來詐稱抱病任意出入邊界雖已寬容數月伊毫無懼
惧之意公然居住彼處近召王大臣等嚴降諭旨允禵料
已稔惡亦竟不差一人前來謝罪殊失人臣之節著革去
王爵調回京師永遠拘禁允禵之子與伊家產及佐領人
員如何措置拘禁處所該管處另請旨

閏四月巡兩淮鹽政右僉都御史謝賜履爲左都御史仍
管鹽政
上御午門樓前楹陞寶座受俘兵部官率解俘將校將吹
拉克諾木齊阿尔布坦溫布藏巴札布三人白練繫頸跪
伏兵部堂官奏所獲俘囚謹獻　闕下
上命交刑部刑部官領旨兵部官引俘押出王以下各官
行禮畢
上回宮　諭宗人府及部院宗室阿布蘭朕由輔國公封
貝勒賞給佐領令總理事務外人不知以爲阿布蘭奏請

三阿哥攢書一事故不採用不知攢書事敗阿布蘭曾向
遲疑未奏係貝勒蘇努指使奏聞非其本心也而且素行
卑汚前大將軍允禵自軍前回伊特出班跪接從來宗室
公於諸王並無此例也宗人府建立碑亭阿布蘭以翰林
院撰文不佳另行改換惟稱贊大將軍允禵朕即位後伊
復行磨去似此罪惡種種作何治罪之處著會議尋議上
旨革去貝勒撤去佐領仍在輔國公上行走　廣西巡撫
李紱將之任
上諭及淮揚運河淤墊年久水高于城危險可虞李紱奏

言若于運河之西另挑新河一道以所挑之土另築西堤而以舊河之身作為東堤則東西永無潰決之患

上即命紱往會河督齊蘇勒商酌尋齊蘇勒奏言淮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一望無際今若改挑新河築西堤于湖水之中春鋪難施東岸之閘壩涵洞皆須另行創建不惟糜費千百萬帑金而且大工終難告就

上是其言　是時臣下有與尚書隆科多總督年羮堯黨緣結交者

上諭齊蘇勒曰爾之勤勞固不待言而一塵不染獨立不倚從未聞黨類結交更屬可嘉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攬權勢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將來必至不能保全爾等皆當踈遠之隆科多止論爾操守平常而年羹堯前歲數奏爾不學無術必不能料理河務朕以此知爾之獨立也　五月

上諭總漕督及直隸山東河南撫各省旂丁應行守法歟年前浙江湖廣糧船彼此爭鬬持戈放銃致有殺傷又聞前冬守凍山東竟行搶奪去歲又聞強取百姓衣服此等

大干法紀嗣後該督即奏聞于彼地正法决不寛貸可預

行曉諭

諭河撫石文焯等有人條奏河南河工買草辦運及搶工

夫役州縣係派累里民覽之不勝駭異朕推心置腹任用

尒等凡有累民之舉奬令據實入告而尒等竟若罔聞致

事乖方一至于此朕亦無可諭尒等嵇曾筠田文鏡同看

諭刑部例內雖有父母年老家無次丁應存留養親之條

但凶徒恃此有意傷人亦未可定已死之人亦屬可矜嗣

後視其所犯輕重若何飭令多出銀兩給死者之家若不

給與仍應照原擬治罪不部定例具奏　直省武鄉試
會試例擇弓馬嫺熟技勇出羣者另立好字號從侍郎史
貽直請也　六月闕里聖廟災　七月大學士奏松江提
督高其位言飛蝗食虫秋禾豐茂請宣付史館　旨不必
行　年羹堯奏臣奉　旨親至寧夏渠口中爲漢渠東爲
秦渠西爲唐渠唐渠之中向東分流者爲我大淸渠溉田
不啻萬頃現在俱無倒壞間有衝決修築甚易查寧夏設
有水利都司俟收獲水涸查勘修理從之　兵部侍郎牛
鈕疏言江寧杭州荆州京口廣州福州等處駐防兵請令

習水師部議江寧等處俱係防守地方並無戰船未便學習惟京口現設戰船應如所請令將軍選兵一二千操演得旨允行　浙江巡撫黃叔琳奏言各部書吏紹興人實籍順天等處已定議改正現任浙江首領佐雜及在部候選候補之員掣得浙省缺及各省俸滿陞補浙省者籍隸順天直隸如實係原籍浙江者請查明咨部改補部議從之　八月

上諭都察院嗣後外省督撫有懷挾私心背法違例[illegible]川撫蔡珽逼死重慶府知府蔣興仁浙撫黃叔琳之[illegible]

惡棍小民等給事中御史若要其請託賄賂瞻徇隱匿參處劾聞將堂官一併議處　以闕里孔廟災雖支正項錢糧修理亦應內外儒臣量力捐出修理各該地方學宮並祭器不願者勿強從少詹錢以遵請也　禮部遵旨議從祀孔廟宜復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八崇聖祠者一人張廸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依議　有啟奏浙江

巡撫黃叔琳赴楚查鹽時受鹽商吳爾山賄囑說派充總商並庇海寧陳氏僕其弟御史叔璥巡視台灣過杭州家人與鋪戶爭毆叔琳拘責鋪戶至死到任後杭城罷市三次

諭曰黃叔琳因前差江南主試並吏部侍郎聲名頗好故用為浙江巡撫自命下日屢次召見觀其精氣頓異語言浮泛之態傾朕一切訓旨總不安詳存神徹聽彼時朕即疑之及到浙撫之任舉薦不公敷奏不當密摺奏請之事件件支離兼多先請託在廷諸臣奏聞而黃叔琳摺隨繼之

此等作用徒自取罪戾耳朕頻降嚴諭而黃叔琳豈若罔聞今覽此奏事雖屑小黃叔琳初任即如此肆志將來難放何事而不忍為也大負朕之任用着解任陳氏僕人黃叔琳兩案與罷市三次情由着將軍安泰等秉公嚴審吳雨山一案着將郎李周望等嚴審定擬具奏尋安泰等奏叔琳既陳世佩僕金寧祥爭毆罪杖斃店民賀懋芳屬實無為伊弟叔璥拘責舖戶及罷市事部議革職擬流李周望等復奏訊叔琳向吳雨山貸並非勒求　詔免窮究命赴海塘効力　九月山東撫陳世倌疏言左道惑民律有

嚴禁卯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爲歲年党
羽衆盛濟惡害民請槪令出教毀其禮拜寺
上諭曰此種回教原無一可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
爲中土之所崇尚率皆鄙薄之即彼教中之稍有知識者
十居六七若似有出于不得已之情從無平人入其教門
之理由此观之則彼之所謂教者亦不過止于此數非蔓
延難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
已何能惑衆朕令汝等嚴禁新其邪説惑人動衆之事即
會道回回喇嘛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illegible]

但不能徒滋紛擾有是治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也[illegible]

軍安奏阿尓泰調來之盛京烏喇右衛察哈尓士[illegible]兵

三千名交都統艮敦自巴尓庫尓起程各回原處 尋以

酉丁銀並入地糧從布政使高成齡言也 福建巡撫黄

國材疏言福建鄉試額中八十五名令人文日盛請照浙

江湖廣解額中九十九名

上命增四名尋以須賜御筆詩扇具疏謝

諭曰汝之才情朕所深悉但于廉隅二字當加砥礪擴固

以來聲名原居滿保之右近日滿保聲名頓然改觀汝少

不遠矣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宜于此語時繹之以自警焉

十月吏部尚書遜柱疏言國家設官分職一部之事分寄數司司無大小事有繁簡向來滿司員由該堂官酌派惟漢司員俱係指缺補授竊思人材不一或才長而事簡則不得展其才或才短而事繁則致遲悞臣愚請漢司員指缺補授後各部堂官試看一二月如其人才能與指補之司相宜無庸置議倘才與缺不相宜奏請引見調補現在應調者即照此例庶能員得展其才即中才亦可循分供職下九卿議從之　雲督高其倬疏言貴州仰家苗酋

阿近與弟阿臥倚險作亂其倖以仲家苗聚處定番廣順二府境其附近苗寨多被迫脅遣人招撫阿近等勢窘爲官兵所擒解至 諭部優敘 江南提督高其位奏進黃浦漁人所網得雙夔龍鈕未刻玉印一顆

諭曰此事若出自他人非卿奏聞朕不信也卿乃忠心老臣封疆大吏斷不至有揑造虛誕之辭以阿諛取容今賜卿數物以示嘉悅 岳鍾琪奏副都統達鼐等領兵窮追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並招撫三十三家台吉 旨嘉獎賞賚有差 改直隸巡撫爲

總督即以李維鈞陞授　十一月命加李維鈞兵部尚書
銜提鎮俱聽節制會有密奏維鈞厚餽撫遠大將軍年羹
堯禮物又覓一女子相贈者　特諭誡之
上諭朕令廉親王總理事務凡伊所辦事皆要結人心欲
以惡名加之朕躬後令伊管理工部凡關係錢糧應嚴追
之項伊惟市恩寬免行寬免其應寬免之項反行嚴追小事
故作寬容不顧事理之是非大事有錯便自承當欲以抗
違朕旨前工部郎中岳周遲悞柴炭廉親王既已題參隨
私帮銀數千兩以此施恩欲收眾人之心令岳周竟以銀

二萬兩許大將軍年羹堯求爲布政司訊問皆實是廉親王有心玷朕之名也朕屢教諭並不改悔必欲擾亂國政朕不使允禩允禟允䄉等過于富厚者本爲此也允禩居心行事如此如有無恥小人受其引誘入其黨與必治以重罪　雲督高其倬條奏中甸善後事宜一中甸開墾商民日增請設撫番清軍同知及經歷巡檢等官管理一番目舊有營官神翁列實名目聽堪布喇嘛指使請給外委守備千把總劄付聽中甸文武官轄一中甸向行滇茶請照打箭鑪例設引收課由麗江府收報一中甸沿江數

百里及山谷曠土甚多請給牛種房屋招佃開墾三年後
起科供增駐官兵歲稍一　中甸僧眾千餘寺屋數百收藏
軍械易於宿奸番人舊給喇嘛貲甚多應裁減除出身西
藏之喇嘛外其本地喇嘛選誠實者三百名給度牒餘
以次選補器械入官每年量給青稞酥油並銀三百兩爲
口糧衣單貲至番目受外委劄付亦分別歲給銀兩青稞
養贍部議如所請　直省各官向無養廉州縣俱征收火
耗借貲日用上司所需即取給州縣貪吏以此借口上司
曲爲容隱弊竇滋多至是諾岷奏請將山西所得一年耗

銀提解司庫除抵補無著虧空外分給各官養廉而山西
布政使高成齡復請通行直省
上以剔除積弊必更定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
詔總理王大臣九卿集議會各省督撫以次奏請議定是
舉也
上獨申睿斷因時制宜創行萬世良法以諾岷首發其議
諭獎其通權達變于國計民生均有裨益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督撫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陳奏皆
有關國計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摺以本章所不能

盡者則奏摺可以詳陳而朕諭旨所不能盡者亦可于奏摺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此皆機密緊要之事不可輕洩是以朕將內製皮匣發于諸臣令其封鎖奏達蓋取堅固慎密他人不能私開也去年初行時諸臣尚皆敬慎近聞浙閩總督滿保山西巡撫諸岷等皆有信託之人在京私看奏摺及朕所批密旨朕待諸臣推心置腹事事至誠言無不盡諸臣正當仰体朕懷謹慎周密凡有奏摺據理敷陳候朕裁奪何必委託其子弟親戚探聽消息以致洩露密旨借生種種情弊此皆由諸臣不能自信又不能信朕

臣心如此則容摺又何益乎嗣後停其奏摺有事只照例具本其餘督撫大吏奏摺若有子弟親朋在京私開者一經發覺朕必將私開之人正法督撫等照溺職例革職决不寬貸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歷年戸部庫帑虧空數百萬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此乃國家經費所關故特令怡親王管理現經查出實在虧空二百五十餘萬深以追補爲難請以戸部所有雜費逐年代完約計十年可以淸楚此怡親王善爲歸結之意朕諭以交戸部尚書孫渣齊辦理只令伊

查明經手官員量力派令完補乃渣齊徇情庇護私人又
有曾借予一案情罪實不容逭孫渣齊著革職其各官員
名下應追銀兩照所派數目作速追繳其餘一百萬兩照
怡親王所請在戶部逐年彌補若各員應行追完之項將
來仍不全完則按律治罪不能再寬矣至于怡親王欲上
補國課下全官員多方籌畫辦理此事甚屬可嘉而無知
嫉妬小人反謂王過于刻薄不但昧于天理即人情公好
之一念何在乎

十二月二阿哥允礽薨追封為和碩理親王諡曰密　高

其倬奏雲南魯魁山猓賊方景明等攢攻村寨肆行搶掠遣兵剿捕擒斬淨盡得　旨嘉獎　鎮守茂岱察罕叟爾等處將軍丁壽授為參贊以巴爾庫爾營前鋒統領穆克登代之　命立昭忠祠祀開國以來致命立功者　命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散秩大臣舒魯封李昑為朝鮮國王

雍正三年正月戶部遵旨議奏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一百頃為井田從之　二月定布隆吉爾為安西鎮設撥兵遊擊等官兵五千名

上召王大臣等諭曰朕因貝子允禟行事悖謬在西寧地方縱容家人生事妄爲特着都統宗楚往彼約束今據宗楚奏臣西至大通允禟並不出迎請安良久始令臣進見允禟並無憂懼之容臣令出院跪聽

諭旨允禟並未叩頭即起立向臣云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出家離世有何亂行之處等語全無人臣之禮朕兄弟中如允禩允䄉允禟允祉允禵等在

皇考時結党妄行以致

皇考心甚憤懣允禵從西寧來京並不奏請

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反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
儀注及叩謁
梓宮後見朕遠跪不前彼時拉錫拔之使前伊出罵拉
錫嘗罵及
梓宮奉移
山陵朕因允禵倨傲不恭降旨訓誡而允禩忽從帳房中
出勸令允禵跪而允禵即跪是事事聽从允禩之言為其
指使其明驗也又允禵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
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乎至

若允禵奉旨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至張家口外乃托病不行又私與允禟暗相往來餽送馬匹允禟回書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悖亂已極允禵又私行禳禱將雍正新君字樣連寫疏文之內甚屬不敬盡由允禩等私結黨援牢不可破若一經訊詰則國法難容朕居心寬大不忍爲此務欲保全骨肉阿靈阿鄂倫岱二人原係允禩等之黨首罪惡至重朕念係

皇祖妣

皇妣之戚不忍加誅从寬發往奉天令與阿尔松阿一同

居住伊犁遠離京師庶不致遇事煽惑大小臣工若有揣
附其黨者必置之重辟總之朕兄弟中積習沉痼既不能
懾之以威使其悛改而加意施恩又終不感化若必盡拔
根株朕心實有不忍惟欲爾等共知朕心耳 二月河南
巡撫田文鏡疏言豫省河工向設堡夫九百餘名修防兩
岸因連年水漲撥江南河兵千名協力防護是河兵原以濟
堡夫之不足河臣齊蘇勒請過秋汛裁堡夫竊思每年俱
有水發時大堤新築更須巡防新設河兵雖請儹墊釘樁
搬埽下埽而搜索獾鼠穴及防守風雨晝夜望水勢不若

堡夫熟悉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至堡夫學習椿埽須責河員董率堡夫諳練即可拔河兵河兵雖有千把統轄應令管河道員稽查並責各河工同知教習庶可便于約束下部議行　福建巡撫黃國材于先年十一月疏報台灣鳳山縣南路山前生番歷歷等五社北路山後生番八里岡等六十五社諸羅縣北路山前生番本祿等四社男婦五千七百九十九名口歸化嗣是又報台灣彰化縣內山巴荖遠蘇肴獅子頭等社生番男婦八百五十一名口歸化

上諭曰生番野性難馴全在地方文武官弁安戢得法封疆大吏當嚴飭屬員施恩布教令其心悅誠服永無變更方不愧柔遠之道是時廣西巡撫李紱上墾荒六款請將廣西積穀酌借貧民爲牛種農器資

上諭曰李紱條陳墾荒請動支積穀爲開墾之費不過爲開銷廣西昔年捐納穀石之計此項原係陳元龍王沛憻經手其間有名無實首尾不清之處甚多可着陳元龍王沛憻前往廣西將此項徹底清楚倘有不清着李紱查明據實叅奏尋李紱奏通政使王沛憻到粵咨稱康熙五十

三年前任廣西巡撫今陞禮部尚書陳元龍奏明廣西捐納穀石至五十五年停止而恒于五十七年七月到廣西布政使任距停捐將及三年其收捐穀石係陳元龍與前任布政使黃國材任內之事當日總管官係桂林知府吳元臣柳州知府趙世勳南寧知府沈元佐梧州知府李世孝桂州府同知黃之孝通判蕭國典六人每穀一石折收銀一兩一二錢不等解交藩司通計捐穀百七十萬八千餘石應收銀百三十萬餘兩其發價買穀約計銀四十餘萬國材交四府知府給屬採買餘銀幾及百萬並無着落

請將從前經手之督撫司道等官質訊得

旨問李紱奏疏當日收捐穀價數倍于正項着黃國材將

收捐始末情弊奏聞如敢欺隱必從重治罪國材覆稱

一事撫臣陳元龍與督臣趙宏燦委桂林知府吳元臣經

在省城收捐委梧州柳州南寧三府知府在府收捐因捐

納人買穀需時議定每穀一石折銀二兩一錢每石各府

自存六錢以爲買穀蓋倉等項使用內有羨餘係管捐府

廳各官分得其飲銀五錢內部費一錢督撫及布政使各

一錢按察使及本道各四分院司衙門書辦紙筆造冊人

工飯食等費各一分至部費一錢內臣動用三分湊修桂林平樂梧州三府灘河及綠路營房等項業經奏明其餘七分交撫臣作部科之費通計督撫司道其得羨餘銀四十四萬七千七百三十五兩其四府所得羨餘臣未經手不知其詳蔣國材解兩建巡撫任抵廣西與各員對質督撫藩司每石作銀一兩一錢屬實國材扣留部科費內銀兩並藩司書辦紙筆人工飯食銀兩應令賠補餘人各按數追賠分限五年完納并降革有差　國子監祭酒張廷璐既請勅將軍提鎮轉飭所屬將并每月餽送兵丁宜

講聖諭廣訓下部議行　三月湖北巡撫納齊喀題荆州府巴東縣北紙倍溪地方忽湧鹽泉居民煎煮每日得鹽約二百餘斤請照淮鹽行引從之

上以富寧安在軍營久謹慎小心賜勅奬諭並賜紵銀二萬兩　左都御史謝賜履條奏陳謝　蠲免蘇州府正額銀三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十五萬兩　四月吏部議原任翰林院檢討韮玘乞終養應准所請俟親終來京候補得　旨爲人子者無不欲其父母常存今于疏內聲明親終服滿補用人子聞之何以爲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

降旨亦不忍閱覽著刪去具奏

上諭近來年羹堯妄舉胡期恒爲巡撫妄參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築城南坪不惜番民以致降番復叛詞意支飾含糊具奏又將青海蒙古饑饉隱匿不報此等事件不可枚舉年羹堯從前不至于此或因自恃己功故爲怠玩或係誅戮過多致此昏憒如此之人妄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念其尚能操練兵丁著調補杭州將軍其總督印務著岳鍾琪速赴西安署理　署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奏年羹堯擅給鹽商印票增引十萬道又將應行收貯正課擅自動

用又差知縣嚴士俊于山西拏獲私茶將茶變價銀五萬兩又擅罰茶犯王欽卷等銀九萬兩假捏商民私佔壠觔招摇生事得旨遣侍郎史貽直高其倬前往審理前朕從前將侍衛坡發年羹堯處特欲効力軍前並非供伊隨從也乃伊不用於公務俱留左右使令擺對墜鐙前引後隨是誠何心總督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伊去年來京陛見途中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接青海冊罪犯蒙古王等亦令下跪阿寶係札薩克郡王本朝額駙亦竟令其下跪如此僭越無知着年羹堯明白回奏 岳鍾琪

奏查親王察罕丹津松拉查卜等諸台吉部落居黃河之東均切近河洲去松潘不甚遠請令仍在河洲松潘貿易河洲定于土門關附近之雙城堡松潘定于黃勝關之西河口再查郡王額爾得尼厄爾克托克托奈郡王色卜騰札爾等諸台吉部落住牧黃河西邊相近西寧請將貿易之地移在西寧口外丹噶爾寺至蒙古貿易全借牲畜每在六月以後請每年不定期限聽其不時貿易從之　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向與年羹堯通問稀疎近復與之斷絕

上諭據奏殊屬狡猾西安總督署刑本有隔五日不見進

隸總督李維鈞之使者衆目昭彰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奮然易轍猶可謂之勇于自新似此巧言粉飾一旦發覺罪無可逭爾其思之　五月漢軍都統范時捷參奏年羹堯欺罔貪婪五欵一　侵蝕運米脚價銀四十餘萬兩一勒取捐納駝米私費銀三十餘萬兩一　違旨勒派屬員公捐俸工一　與將軍督撫文書擅用令諭直書官名一　保舉題補各官悉多營私受賄應將年羹堯並通同欺罔之桑成鼎金啟勲胡期恒及伊家人魏之耀嚴大等一　並勅部提拏治罪

旨着年羹堯明白回奏　尋下吏部議處議上　僅請能任
不請革公爵別以妄劾金南瑛事議嚴處奏
上諭此議甚屬悖謬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即行正法
亦不足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即當就此事定
議乃前議既以徇庇今議復不過常此必尚書隆科多有
意擾亂其下都察院議罪亦議隆科多削太保銜解部務
命吏部另議羹堯罪
諭九卿曰朕御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寄以心膂毫無
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効孰知朕祇如一德伊竟有

二心朕予以寵榮伊倖爲邀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妄
欺罔忍于悖負彼既靦屬員爲弁髦朕豈能姑息養奸耶
至其門下趨附奔走之人或由希其荐拔畏其加害所致
急宜改散党與革面洗心若仍舊情性惟恐隱匿巧詐一
經發覺定治以党逆之罪向日明珠索額圖結党行私
聖祖仁皇帝洞見其情因解其要職置之閒散何嘗更加
信用遂多科年羹堯若不知恐懼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
之故習則萬不能也殊與不可再邀覆轍不可屢附各宜
警惧無得自干誅滅　又

諭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朕所降諭旨並硃批

諭旨甚多有交部者有未交部其前後所奏事件每有互

相舛謬之處不即行文年羹堯著將諾木渾等帶往杭州

一切所奏事件奉朕所諭旨並硃批諭旨俱察明具奏

諭大學士等曰提督高其位前署總督印務時年羹堯奏

其年老衰憊兩耳重聽貪位矯飾貽誤地方不應畀以重

任是以

聖祖仁皇帝降旨罷其署理及朕即位猶記年[illegible]

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為人老成忠厚善[illegible]人

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京遂令伊面詢
高其位觀汝筋力尚可為朕効力數年不得固辭目下現
有鑾議使一缺旂下都統一缺著量其力之所能自行陳
奏彼時高其位奏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練鑾儀使又無
可効力之處朕遂降旨令回松江此乃出自朕意加恩老
臣並非年羹堯贊助之力在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参劾
反市德于高其位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為出年羹堯贊助
之力也去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璽朕賞以四
團龍補服等物又值年羹堯在京必又向高其位居功為

其感激聞年羹堯將一無賴小人特與高其位高其位自

授以把總未幾又特拔為千總此事即向時督撫提鎮中

習所不免年羹堯尤視為常事但高其位向被年羹堯豢

物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年羹堯毫無干涉而

年羹堯竊君恩為己功高其位奉私囑如公令即此見年

羹堯之巧詐營私隨處要結而內外臣工之為所愚者不

少矣　侍講學士張照疏請頒發各州縣學

聖諭廣訓俾童蒙誦讀府縣考覆試時背錄一條方准錄

取得

肯允行

東華錄卷之二十六終